

刘钦伟选编

中国现代

下

闻一多○李白之死

徐志摩○半夜深巷琵琶

朱 湘○晓朝曲

孙大雨○招魂

陈梦家○一朵野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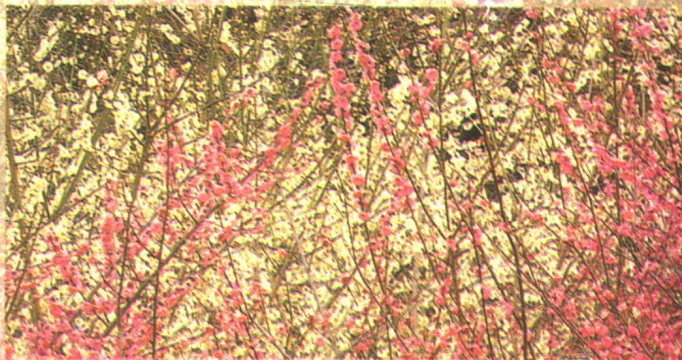
方玮德○一只野歌

林徽因○深夜里听到乐声

邵洵美○花一般的罪恶

于赓虞○骷髅上的蔷薇

唯美主义



文学作品选

何其芳○画梦录

滕 固○甜味之梦里的逐客

章克标○屢楼

叶鼎洛○故友

倪貽德○玄武湖之秋

徐 汧○赌窟里的花魂

田 汉○古潭的声音

朱维基○沁芬南

胡山源○碧桃花下

向培良○暗嫩

刘思慕○威尼斯的水和“水”

陈翔鹤○悼——

中国现代唯美主义 文学作品选

刘钦伟选编

花城出版社

①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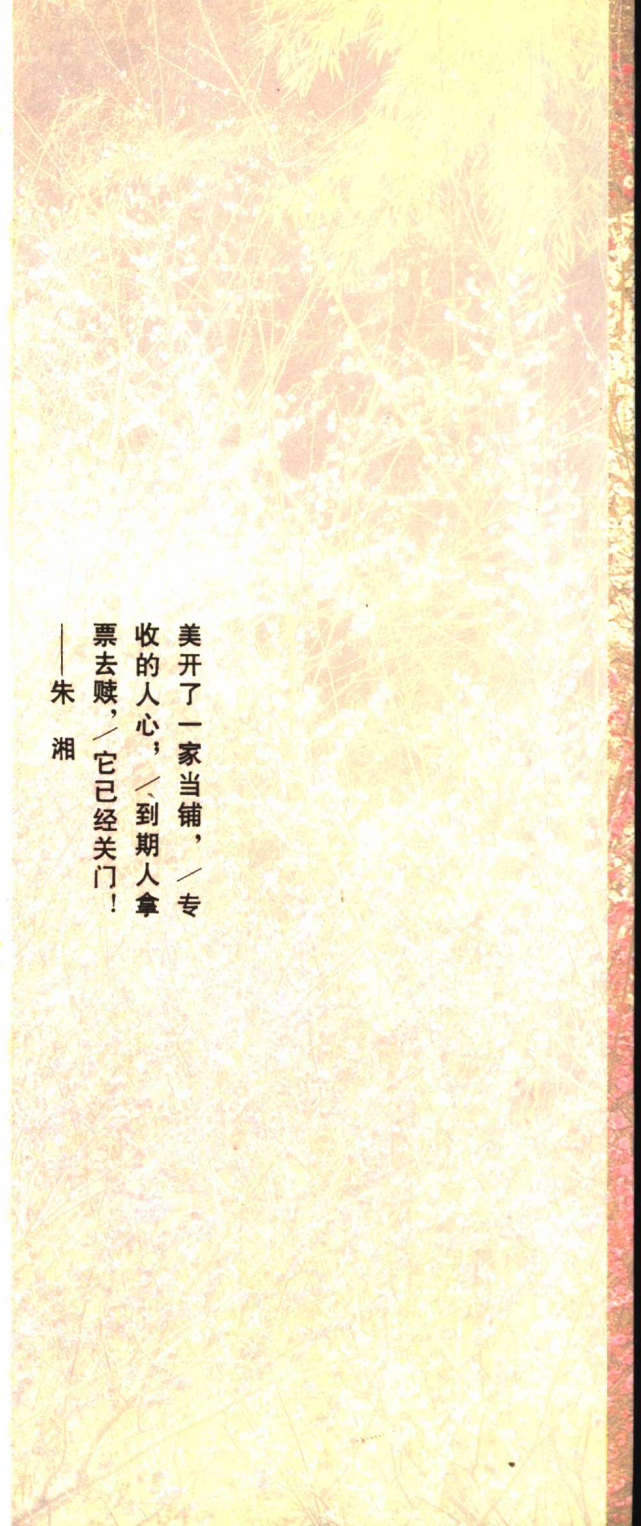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60-2059-7



9 787536 020597 >

我只要一个明白的
字，舍利子似的闪着宝
光，我要的是整个的，正
面的美。

——闻一多



美开了一家当铺，
收的人心，
到期人拿
票去赎，
它已经关门！

——朱湘

目 录

(上 册)

前 言 刘钦伟

诗 歌

闻一多

- 李白之死 2
剑匣 11
“你指着太阳起誓” 19
忘掉她 20
死水 22
奇迹 23

徐志摩

- 偶然 26
半夜深巷琵琶 27
鲤跳 28
我等候你 29

朱 湘

- 美丽 33

当铺	34
雨景	35
采莲曲	36
晓朝曲	38
泛海	39

孙大雨

诀绝	41
回答	42
老话	43
招魂	44
自己的写照	45

饶孟侃

呼唤	61
招魂	
——吊亡友杨子惠	62
衡	63
走	64

陈梦家

一朵野花	65
燕子	66
再看见你	67
当初	69

方玮德

我有	73
一只野歌	74
古老的火山口	75

海上的声音	76
幽子	77
微弱	77

林徽因

一首桃花	79
情愿	80
笑	81
深夜里听到乐声	82
山中一个夏夜	83
秋天，这秋天	84

邵洵美

五月	88
花一般的罪恶	89
洵美的梦	93
蛇	95
女人	96
季候	97
神光	98
绿逃去了芭蕉	99

朱维基

春	100
当我们舞 Waltz 时	101
在死的边缘上	102
沁芬南	104
逝影	108
自殉者	109

于赓虞

- 晨曦之前..... 112
影..... 114
长流..... 115
骷髅上的蔷薇..... 116
北海雪夜..... 118
希望的告诫..... 119

胡山源

- 弥洒临凡曲..... 121
白羽..... 124
奏本..... 126
荒园..... 130

钱江春

- 离思..... 134
割舍..... 137

赵祖康

- 夏夜独行黄浦..... 138
碧海..... 139

陈德征

- 梅影..... 142
诉哀情..... 143
消息..... 144
伊病了..... 144

邓均吾

- 簪溜..... 145
流星..... 146

人生的观·····	147
寻梦·····	148

冯 至

风夜·····	150
迟迟·····	151
蛇·····	152
什么能够使你欢喜·····	153
暮春的花园·····	154
南方的夜·····	157

何其芳

预言·····	159
脚步·····	161
昔年·····	162
罗衫·····	163
梦歌·····	164
赠人·····	166

散 文

徐志摩

诗刊弁言·····	168
海滩上种花·····	171

朱 湘

空中楼阁·····	178
想入非非·····	180
谈《沙乐美》·····	184

于赓虞

魔鬼的舞蹈..... 187

空梦..... 188

别宴

——呈庐隐，评梅，冰森，紫瑛 190

朱维基

第一次说话..... 192

第二次说话..... 193

第三次说话..... 194

章克标

色彩与旗帜..... 195

来吧，让我们沉睡在喷火山口上欢梦..... 199

蜃楼代序..... 202

芳 信

但让..... 211

神火

——致洵美 212

狂欢..... 214

林徽音

为艺术而人生..... 217

致荔枝湾的荔枝..... 218

徐 讷

妹妹的胖病..... 220

镜子的疯..... 227

“专一”与“永久” 233

倪貽德

- 秋夜书怀..... 236
艺术家的春梦..... 239
秦淮暮雨..... 241

田 汉

- 银色的梦..... 254

何其芳

- 扇上的烟云..... 294
独语..... 297
梦后..... 299
画梦录..... 302
哀歌..... 307
楼..... 311

刘思慕

- 威尼斯的水和“水”..... 316
红色的辣椒，褐色的葡萄酒，无谱的音乐和
漆黑的女子眸子..... 322

(下 册)**小 说****滕 固**

- 石像的复活..... 332
Post Obit 340
甜味之梦里的逐客..... 346
外遇..... 350

林徽音

- 白蔷薇 356
春似的秋 378
天堂 386

章克标

- 做不成的小说 392
蜃楼 410

叶鼎洛

- 红豆 429
归家 471
故友 483

倪貽德

- 玄武湖之秋 498
东海之滨 510

胡山源

- 睡 520
碧桃花下 526

林如稷

- 狂奔 539
将过去 550

陈翔鹤

- 悼—— 571

徐 讷

- 禁果 581
赌窟里的花魂 594
鬼恋 617

话 剧

田 汉

古潭的声音..... 672

名优之死..... 683

余上沅

兵变..... 717

何培良

暗嫩..... 739

滕 固

滕固 (1901—1941)，字若渠，上海宝山人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，进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美术考古。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，并与沈雁冰、陈大悲等人组织民众戏剧社，编辑《戏剧》月刊；同时还参加创造社的活动，在《创造》季刊、《创造周报》上发表小说和评论。1925年与邵洵美、章克标等人成立狮吼社，先后出版《狮吼》半月刊、《金屋月刊》。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南京金陵大学、广州中山大学教授，昆明国立艺术学院院长。

作为小说家，滕固出版过四个短篇集：《壁画》、《迷宫》、《外遇》、《银杏之果》。

石像的复活

(一)

宗老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在N大学专攻神学的；他并不老，不过三十多岁罢。以前的经历，固然不知道；他到日本后的五六年来的，撇开一切功名富贵妇人，只管研求道学，厉行他所持的禁欲

主义，他的朋友们因此都称呼他做“宗老”。

他虽然生活在都会里；白天到学校，晚上回到寓所；休假的时候，至多在寺院的庭前散步一歇。他的眼底，只留得看不见的“神”，看得见的几本旧书，其他的东西，是从不值他顾盼的。

难得，今天几个朋友硬要同他去美术展览会；这是他平时痛恨为装饰的虚空的东西，他无可如何地，跟朋友去了一次。奇怪！回来的时候，他竟买了一张裸体雕刻的影片；朋友们都笑他是“和尚开戒”了！他却说是为了“亚当”的像而买的。

他从不买这种画片，住的房子里，只挂着一帧基督的像，除书籍中的插画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美术品了。今天他买了这张裸体雕刻的影片后；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还放在枕边鉴赏呢。

庄严灿烂的大庭中；白银的圆柱，反射出一道一道的亮光；每根圆柱的旁边，陈列着大理石的雕刻；望过去，正像有一种方锥形，包围着。几位看客，沉寂无声，都隐隐约约的若离若即。

宗老站在一处裸体雕刻的前面；凝眸的注视，她的地位，高不可攀；忽尔这座裸体的雕刻把一双紧靠在身的手腕，微微的举了起来；对着宗老沉重地点了一点头，宗老浑身的筋络，都紧张起来，嘴巴里的液沫也流了出来；他忍不住歌颂她了。

“……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，好像鸽子眼。你的头发，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你的牙齿，如新剪毛的一群羊；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掉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；你的嘴也秀美。你的二太阳在帕子内，如同一块石榴。你的颈项，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；其上悬一千盾牌，都是勇士的盾牌。你的两乳，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；就是母鹿双生的……（雅歌第四章）

“……你的大腿，圆润好像美玉；是巧匠的手作成的。你的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。你的腰如一堆的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

你的二乳好像一对小鹿，就是母亲双生的，你的颈项如象牙台。你的眼目，像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。你的鼻子，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，……（雅歌第七章）”

他五二连编的背诵了几章圣经；察察亮的灯光，漫漫的变成黄绿了，又漫漫的变成青碧了，又漫漫的变成深蓝了。

一个裸体的美人，弯下她苗条的身子，托出手来，重重的抱住宗老；宗老也伸出两手，抱住她的颈项。顿时觉得有种重量，压在他胸次；他支持不牢了，砰磅地一声，这座裸体雕刻的大理石像，倒在地上粉碎了。灯光就此大放光明。

宗老吃了一次猛重的惊吓；开眼看时没有什么，睡在六张席铺的一间楼上；电灯没有熄，对面挂的基督像，正在对他笑。

他全身埋在被窝里，只露出一个头；眼儿乌累累的望见室中的周围，浑身是汗，加上不住的心悸，他再不能睡了。撑起身来，披了衣坐在褥子上；只见枕边还留着—张裸体雕刻的影片；他顺手拿了这张影片；对她相了好久；便自言自语的说：

“好像是她哦！我懂得了，不能说话，就是她的长处。

“她只是不能说话，但是一切一切都蕴藏在无言的沉默里。”

第二天，他照常到学校里；一位教授，正在讲耶稣降生的事，——马利亚感受圣灵怀孕的，说了许多学者的证明。他把教授讲的话，一句一字的抄在笔记簿上。

他抄完了，又读了一遍；总对于将这些宝贵的光阴，消耗在虚空的，无谓的研究；未免怀疑了。别的功课，大多是这样的；他也有同样的怀疑。于是每到学校里，便每激动他一次厌恶的心情。

星期日，他混在众信徒里，听牧师说的信仰生活。他也觉得有点不自然，有点被束缚；仔细一想牧师的话，又觉得是武断的，专制的，愚弄人们的。他信仰的热度也降低了。

他回到寓里，翻看神学的书籍，也是无味极了。口里念着，心

里不由得起了种种非难；到底抛去了才舒畅。

他渐渐的不欢喜保守向来的生活，简直要反抗起来了。

(二)

一天早上，宗老觉得有一件紧要的事情；盥洗完毕，早饭也来不及吃了。套了外衣，匆匆地出门；跑到一处离开他所住的地方，有四五里远的“雪川”；他找到桥边的一所屋子，推门进去：

“这里是中村夫人的贵宅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这里不是中村夫人的！”里面走出一位妇人，答应他说。

“那末，中村夫人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中村夫人么！她从这屋子里搬出去二年多了，她住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她临走的时候没有对你们说罢！”

“说是说了的，但是我们转去的信都退回来了。”

“那末请你把那个住址给我罢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连那个住址也忘掉了；因为这些事也二年多了。”

宗老便也不再问下，告别了她出来。

他沿着“雪川”滨边的小路上回去；旁边大都是低小窄狭的贫民的草房，还停歇几辆粪车。在这恶浊的路上，他漫蹒跚的踱过去，想起三年前的事了。

“三年前，我寄住在中村夫人的家里。

“她只有母女俩，她的女儿苔子，从来不说话；她不能说话的，但是她时时对我点点头对我笑笑呢！”

“有一天晚上，——在六月里——我从外边回来，我踱上楼梯，梯的右面是露台，左面是我的房间；我眼儿一霎，她正是浴后，束了一条短裙，在台上乘凉。她的头部，她的颈项，她的胸，